

JS

当代纪实文库

商旅生涯不是梦

陈玉书



SIE 陈玉书

44.65
CYS

商旅生涯不是夢

王書先生題題己亥年仲夏



作家出版社

商旅生涯不是梦

作者:陈玉书

责任编辑: 刘 方

责任校对: 方荣泉

装帧设计: 斯 众 程 心

插图: 徐 进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 电话:5005588 转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787×960 1/32

字数: 174 千

印张: 9.5 插页: 5

印数: 0001—20,400 册

版次: 198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

ISBN 7-5063-0295-0 / I · 294

定价: 4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44.65
CYS
C—1

陈立夫书者

商旅生涯

陈立夫題



陈立夫先生为本书题字



地 盘 工 人^①

有人恭维我说：“你是白手兴家的成功商人！”此话一点不假。但我要补充一句：本人的成功，不能说其中没有幸运的成分。本人是从当地盘工人起家的。十几年来吃过苦、受过罪、失过业、遭过窘。回顾以往走过的道路，虽非步步血汗，亦是崎岖难行，甚至惊险万状！大诗人李白说：“浮生若梦。”苏轼也

① 地盘工人：建筑工地小工。

说：“人生如梦。”人生确是如此，短短数十年，转瞬即过，不管你是总统、平民，都安在一定的极限中，向上帝报到，这难道不是一场似真似幻的梦么？

可是，若从商旅的角度来看，人生却是一场战役——多事多难的漫长战役。商人必须面对现实，脚踏实地去干，甚至当它是一场白刀子进、红刀子出的残酷战斗，因而无时无刻不在整装待命出发。

我亦不例外。不过，自幼至大，我都不是一本正经地刻意去追求什么，甚至有点游戏人间的味道。正如萧伯纳所云：“人生如戏，你演得很好，便被喝彩，你演得坏便被咒骂。”我认为一个人即使满腹经纶，若无运气，仍是成不了大事的。别听那些发达的人大吹法螺，讲一套成功经。天下多少怀才不遇者，一生潦倒，在历史上匆匆而过。今天我能够被尊为“世界景泰蓝大王”，决非有何超人之处，只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者的凑合，机遇加勤奋罢了。我应该双手合十，或者在胸前划十字，说声：“感谢主恩。”



金色的路

造物主真会作弄人，一忽儿把历史颠过来，一忽儿又把历史倒过去。比如六十年代，正是海外侨胞寻求真理的回国热潮时期。当时，我们抛弃富裕的家庭生活，抛弃社会上各种物质生活的引诱，离乡别井，从印尼回到祖国，就是响应这个伟大的召唤。及至七十年代，那批回国的热血侨胞，却又争先恐后地带着伤痕纷纷离境，形成了一股出国热潮。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浪潮，似乎都可以用毛泽东的话作

为注释：“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，走到一起来了。”

这一批偌大数目的新移民，既然已脱离了那个可怕的岁月，并进入了发财致富的新时代，自然就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求生欲和发达欲，其气势可谓惊天动地！

新移民的共同特点是：包袱少、毛病少，既不饮茶打牌，也不赌狗跑马。只知道一个劲儿地苦干、实干、拚了命去干！具有这种勇往直前精神的人，不成功者鲜矣哉。在香港人看来，我们胼手胝足，生活颇为艰苦；但在新移民的眼里，这种日子已属天堂，至少比在国内强得多了。尤其在精神上我们完全解放了，且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，辛勤耕耘，获得我们应该得到的一切。有了这样的保障，我们还有什么奢求呢？我们应该感谢为繁荣香港而付出代价的前人，没有他们的辛勤开垦、开拓，哪里有我们的容身之地？他们为我们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今日香港已经成为世界驰名的大都会，成为东方明珠，凡此种种都有赖前人的建设。

我当年的心情，就跟上述新移民的感受完全相同，而且认定到香港谋生，无疑是找到了一条金色的路。



气势如虹

初到香港，老丈人亲自到车站来接我。一见面，我就提到工作安排。后来老丈人领我到北角，并介绍房东太太给我认识，把行李放置好了。房间还挺明亮，一百多呎，能住进这样的房子相当不错，没等坐好，我还是提老问题：“爸，我在哪里做事？”老丈人很和蔼地说：“先休息两天，用两个月时间了解了解香港。再去国货公司当仓库管理员，月薪四百元。”当时，我的心像火一般炽热。恨不得马上就能投入

工作。第四天，房东太太告诉我：“你丈人来过，我已经告诉他，你昨天就上班了。当地盘工人，底薪每月八百元。”这就是新移民的一般心态，也可说是一种如虹的气势。其实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或一个人，都必须具备这种巍然的气势才行。所谓国有运、民有风、士有志，而人就要靠气势，要靠一鼓作气的精神去争取成功。疲疲沓沓、浑浑噩噩哪成得了大事。但是香港这个五花八门的社会，充满了各种诱惑，我们若不提高警觉，保持十二分清醒的头脑，每时每刻都会堕入陷阱的。现在再回头看看十几年的变迁，在新移民堆里，有成就者，大部分都是有气势的人。我对新移民中的人生百态看得多了，最不可取者应该是那些一进入香港就开始骂街的一群，这里看不惯，那儿不顺眼。不是说我有先见之明，十几年前我就断言，这些人决不会发达，因为他们不爱香港，不想认识香港，怎么会在香港发达？老天有眼，这个世界是公平的。六十年代的香港开始进入繁荣，到了七十年代就更上一层楼。香港需要大批的人才，香港在繁荣中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亿万富翁，如果我们坚信有志者事竟成，坚持拼搏上进，明天，我们可能加入亿万富豪之列。



小富由俭

当年，我找到工作做的那份喜悦，不啻中了马票一般。因为我既决定在资本主义社会求生存，就必须学习了解资本主义那一套。可是横在面前的却有两个障碍：一是语言不通，二是没有资本。

当时，我口袋里只有五十元港币，所以对于每一毛钱，都极重视，因为在香港无钱寸步难行，你若没有一毛钱，岂能插翼横渡维多利亚海峡？你若没有五毛钱，又怎能买到一磅面包充饥？我不敢吹牛皮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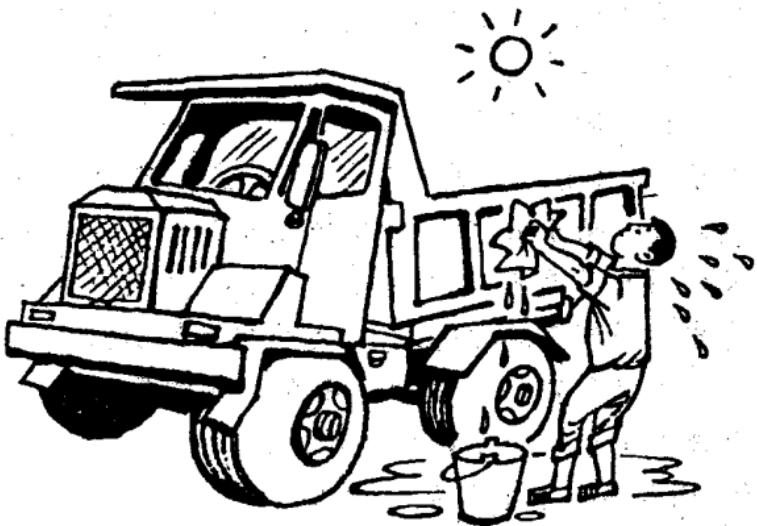
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口袋里没有钱花。何况我早就明白“小富由俭”、“勤乃无价宝”的道理。

记得每天一大早，我从北角乘轮渡过海到观塘去上班，为了节省一毛钱，不坐楼上的二毛，宁愿坐楼下的三等舱。毛泽东教导我们：“节省每一个铜板，为革命战争服务。”今天，我节省每一个铜板，都是为发财致富开路。所以，我连看报纸也舍不得花钱去买。而是身在船中，眼观六路，看看谁手上有报，等到船靠码头，自己押后，就利用这一刹那时光，几个起落，把乘客遗下的报纸拿走。

有时运气好，其间还会夹带一两本杂志，当时是如获至宝，非常开心。我也常常为了节省两毛车资，不惜徒步从中环走到西环。我几十年来所以坚持省俭作风，是感到：

“由俭入奢，易如下水；由奢入俭，难如登天。”

每天晚上，当我收工回家，便把从船上拣回来的报刊，如饥似渴地细阅，既学到不少香港知识，又连广东话也学会一些。所谓入乡随俗，才能跟香港人打成一片，否则必然孤立，还谈得到发展么？



适者生存

我凭自己的努力，找到一份地盘工人的活后，是十分认真地工作的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我找来一辆破汽车停放在路中心作指挥部，一面数着往来不绝的运泥货车，一面写“正”字纪录着车的运次，这样做好处是不易出错，而且免除了烈日的毒晒之苦。

我虽然非地盘货车主人，但是我很爱惜车辆，一有空便把车子洗刷得干干净净，而且买来油漆，将车

子四周脱落不全的字填写清晰。就这样，唤起了工头的同情心，他们见我是大学生，为人又和蔼，从此便让我跟他们一起吃小灶。

在平时，我是很少像其他工友那样，三五成群去叹茶的，而是独个儿在工地里啃面包，喝开水，简单地解决一顿午饭，如今却能吃上有菜有汤的热饭，心里自然喜不自胜。从这件小事上我悟到一条道理：凡是勤劳和有爱心的人，一定会得到好的回报。

回想我在启德机场干填海工程的那段日子，尽管每晚满脸尘土，满身臭汗回家，我还是满怀喜悦的，因为我毕竟能够独立地闯天下。

不过，我们这批新移民中，却有三种不同的类别。正如前面我所提及的，有一种人对香港有偏见，东也看不顺眼，西也看不惯，不仅批评香港“不过如此，有啥了不得”，而且咒骂香港堕落腐化。

第二种人是机会主义者，认为现在时机已过，故一再观望，拖了又拖，终日浑浑噩噩，无所作为。这种人同样是难以和香港人融洽相处的。

唯有第三种人，即“适者生存”的新移民——脚踏实地的勤奋者才能昂首阔步，到达幸福的彼岸。



残酷人生

三个月后，我太太带着四岁的女儿到香港。一家团聚，固然开心，但是负担加重了，困难也相对地多起来。于是，我们马上举行家庭会议，来个约法三章，既不准生病，且须开源节流。因为任何一个成员生病，都会直接影响整个家庭的运作，所以强求各人善于保护自己。

我太太四处找工作，并在家里搞副业——穿珠子。七毫钱穿一打，价钱不算太低。全家齐心协力

赚钱，日子过得倒顶开心的。

有时候全家去看午夜场电影，目的是为了学广东话。睡眠尽管不足，我们并不以为苦。

不多久，我太太终于找到福建中学的教席，孩子因无人照料，只好带到学校去，让她在教师办公桌上趴着睡觉。

不如意的警钟终于响了！

当填海工程结束后，我尝到失业的滋味，那种惶恐不安、焦虑无助的心情，真是笔墨难以形容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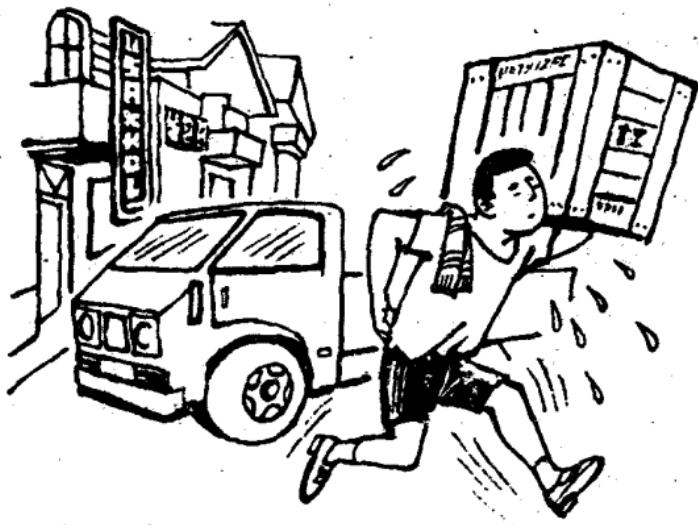
谁知屋漏更逢连夜雨，我太太又怀孕了，但在恶劣的环境下，无论如何是不能再增加包袱的。于是，被迫去求助医生。

医生开价五百，而我口袋里只有四百，当时是多么窘啊！就为了这一百元，找了好几个朋友才凑足此数。

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就从这些经验中可窥见一斑。我们不去求助于岳父，是因为感到做人总该有点志气嘛。

钱！钱！钱！给我的教育很深。德国诗人说：“人生如海，金钱是船夫，如无船夫，渡世艰难。”

因而我便把节俭、挣钱，作为座右铭。



在人檐下

填海工程结束，失业的惊惶与窘况，使我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平衡。我曾从报纸招聘栏里去寻找机会，也曾多次徒步上门晋见经理，由于粥少僧多，被拒门外。就在这个最困难的时期，我丈人介绍我到一家另行组织的国货公司去当管理员，月薪四百，津贴一百二十元。当时，那种快慰，真是难以形容。七十年代初，找工作十分艰难，即使是危险性很大或微贱的工作，也不容易找到。